

傳世智慧

- ◎美國《大眾年鑑》選出世界十大思想家，孔子排名第一！
- ◎歷史學家一致推舉的世界文明四大聖哲，孔子名列榜首！
- ◎《論語》是古遠年代的偉人行錄，卻能穿越塵封的歷史，在百世千年之後，佇立於全世界，放射出熠熠光輝……

讀

論語

開智慧

論述◎林在勇

下

超特價

199元

智慧大學

UNIVERSITY OF WISDOM

讀 論語 開智慧

本書簡介

讀《論語》開智慧

《論語》這部書雖不是孔子親作，卻是與他有直接接觸的高材生親與聞見並向再傳弟子轉述的，當時也已經過印證、考訂。《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搜集整理孔子的言論，這項工作大概在孔子去世之後不久便開始了，他晚年的一些得意門生如曾子、子游、子夏、子張等人為此做出了比較大的貢獻，漸次增補、編寫，成為他們設帳授徒的講義。我們在《論語》中能看到孔子及門弟子的若干言論，原因也在於此。要之，《論語》在孔子身後一代人時間之內基本成書，相當準確、真實地記錄並反映了孔子的言行。

ISBN 957-452-399-3

00199



9 789574 523993

目

錄

序一 張岱年／5

序二 王永興／7

前言／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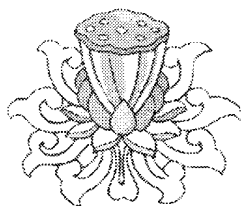
辨義利而知進止／25

合仁智而行忠恕／61

存敬畏而不苟且／123

極高明而道中庸／195

孔夫子，不可毀／241



林在勇〔論述〕

讀《論語》開智慧(下)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讀《論語》開智慧／林在勇論述．

-- 初版.-- 臺北市：智慧大學，2003〔民92〕

冊： 公分.--（傳世智慧：7-8）

ISBN 957-452-398-5（上冊：平裝）.--

ISBN 957-452-399-3（下冊：平裝）

1. 論語—研究與考訂

121.227

91022501

傳世智慧 [8]

讀《論語》開智慧(下)

NT\$199

林在勇／論述

2003年2月／初版

出版者：智慧大學出版有限公司

編輯部／台北市〈文山區〉萬安街21巷11號3F

電話／(02) 2230-0545 * 傳真(02)2230-6118 * 郵撥 19533805

總管理處／台北縣深坑鄉北深路三段141巷24號4F（東南學院正對面）

電話／(02) 2664-2511 * 傳真(02) 2662-4655 / 2664-8448

網址／<http://www.linyu.com.tw>

E-mail／linyu@linyu.com.tw

總經銷：吳氏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788-1號5樓

訂書專線 (02) 3234-0036 * 傳真(02) 3234-0037-8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452-399-3

序 一

張岱年

孔子是中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爭議也最多的人物。漢代以後兩千多年中，孔子被尊奉為萬世師表，朝野上下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明代思想家李贄提出了對於「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的批評。李贄的這一批評很有重要之意義。但平心而論，孔子之所是固然未必是，孔子之所非未必非，然孔子之所是亦未必非，孔子之所非亦未必是。這些問題都需要進行具體的分析。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曾談到「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我認為，孔子所講的道理，有許多即是公共生活規則。例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都是人際關係上的基本準則，必須予以肯定。孔子的一些言論，如「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在今日看來，仍然不失其寶貴的價值。孔子的許多言論看似平易，實際上具有深湛的意蘊，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類。所以古人稱之為「微言」。孔子的微言大



義，是必須深切體會才能理解的。

《論語》一書記錄了孔子的言行，其中條目的排列，既非按時間的順序，也非按邏輯的規律。其所以如此排列，必有原因，惜現在已不可詳考了。我們研究孔子的思想、學說，必須把《論語》中的各個條目加以分類，重新排比，然後才能理解其全面之意蘊。

林在勇先生以新的觀點將《論語》的各個條目重新排列，並加以新的解釋，以切己之體認，藉生動的文學語言言之，確實饒富新意，必能給讀者以新的啟示。這確實是詮釋《論語》的一個新的嘗試。在勇詢問我的意見，於是讀後略贅數語，向讀者推薦。

序 二

王永興

華夏民族是世界古老民族的僅存者，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我民族擁有優良的傳統文化，即儒家文化。這一文化，兩千多年來不斷豐富，發展，延續至今，其間雖經過嚴重之摧殘，但終因其本身之強大生命力和兩千年來眾多仁人志士以心血生命衛護之，發展之，時至今日，仍保其為民族生存之根基與凝聚力，誠宜弘揚光大之也。

吾華夏民族優良傳統文化之創基者為周、孔，而主要為孔；記述孔子言行之主要古籍為《論語》。但聖言簡奧，注釋疏證者對聖言的了解多有不同，其解釋多側重章句，對聖言意蘊之闡釋殊為不足。陳寅恪先生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言曰：

佛教經典言：「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中國自秦以後，迄於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家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



宋賢朱熹等人即新儒家之創始者，吸收外來學說，發展了以周、孔為根基的儒學，對聖言多有新解，並有系統。在勇此書分聖言為多類，間亦引西方賢哲之見解為參證，對聖言多有解釋，且成系統。此即新儒學之傳衍也！斯書之出，必將使更多人理解聖言，以聖言為準則立言行事，則吾民族之素質必將大為提高。而民族素質乃一個民族國家得以獨立、得以文明之根本也。果如是，我華夏民族既獨立又文明，庶幾乎可屹立於天壤之間而無愧也。我才疏學淺，讀在勇書，至為欣喜，願與在勇共勉之。

前言

一

簡單地說：這是一本體認孔子的書。

要體認孔子，就應當直面真正的孔子。自開天闢地，上下五千年，孔子只有一個；但他卻被後人做了種種各樣的描敘，與真的孔子有了不少出入。

孔子的偉大，在其生前即已基本上為當世人所公認；及其歿後，他的偉大更具有不可逾越的文化象徵意味，他的英名也隨之成了附會利用的工具。就連《莊子》中也多處以崇仰的口吻引述「聖人（孔子）」的言論。

另如《荀子·宥坐》所記「誅少正卯」一事，雖然可以考定其純屬無稽之談，但編造這一謊言恐怕也未必是出於惡意而厚誣孔子，而是戰國法家之徒抬出孔子來為自己壓制思想言論自由找根據，藉此封堵儒者「為政，焉用殺」的批評之口。但是，結果則分明是污蔑了孔



子，在關於孔子的史料中留下垃圾。

孔子的面貌和思想，在歷史中不斷被肯定和發揮，也逐漸被改造，打上了後人的印記。梁任公曾說：「孔子浸假（逐漸）而為董仲舒、何休，浸假而為馬融、鄭玄，浸假而為韓愈、歐陽修，浸假而為程頤、朱熹，浸假而為陸九淵、王守仁，浸假而為顧炎武、戴震。」（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述諸氏固然各自對儒家思想的發展有著不同程度的貢獻，但他們所理解、闡述、想像的孔夫子，和兩千多年前那位真實的孔子卻有著不可避免的失真。至於海通以來，西學東漸，近人多以西方思想作標尺，給中國傳統量身材，這就彷彿張獻忠的「七殺碑」，高了要殺，矮了也要殺，孔子便被罵殺了。以這樣的心態，所看到的孔子難免成了個更加委屈的假孔子。

要直面真孔子，須辨析史料，去偽存真。如此則捨《論語》而別無良法。

《論語》這部書雖不是孔子親作，卻是與他有直接接觸的高材生親與聞見並向再傳弟子轉述的，當時也已經過印證、考訂。《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搜集整理孔子的言論，這項工作大概在孔子去世之後不久便開始了，他晚年的一些得意門生如曾子、子游、

子夏、子張等人為此做出了比較大的貢獻，漸次增補、編寫，成為他們設帳授徒的講義。我們在《論語》中能看到孔子及門弟子的若干言論，原因也在於此。要之，《論語》在孔子身後一代人時間之內基本成書，相當準確、真實地記錄並反映了孔子的言行。

經過四百餘年的傳承，到了漢朝，《論語》主要有三種版本：《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二十二篇（比今本多出《問王》、《知道》兩篇），《古文論語》二十一篇（把《堯曰》一分為二，另分出第二篇《子張》），大體差別不大。經漢安昌侯張禹融合齊、魯，後世近兩千年間所讀的《論語》文本，和我們今天所見的就沒有多少差異了。文本雖同，理解上卻各有不同。據統計，關於《論語》的書籍有三千餘種。這還不包括其他各種著作中對於《論語》內容的個別零星的講說。在眾多注解中，影響較大的有：三國時期何晏《論語集解》（保留了漢代孔安國、馬融、鄭玄諸家注本的寶貴材料），南宋朱熹《論語集注》（體現了宋代新儒家不少真知灼見，有張載、二程等人的闡釋），以及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和近人程樹德《論語集釋》。現代如楊樹達、錢穆先生的注本也值得參考。另外，如今坊間最常見的是各種白話標點翻譯本，以中華書局諸子集成叢書楊伯峻譯本為代表，大同小異。



古今注釋既然已經汗牛充棟，這本書的目標自然就不在於此。當然有時免不了要對先儒時賢的注譯有所取捨折衷，以己意修訂而出之。例如：「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也。」今人如此標點，或先儒如此斷句，不僅語法上有問題，意思也很牽強，不能很適切地安排一個「執」字。讀者若見過古注或通行的今譯，便不難發現其中含糊言之、一筆帶過的缺憾。又如：「草上之風，必偃。」標點也有問題。儘管這句話歷來的解釋都不錯，今人卻不免對此標點看不順眼。其實「草必偃」是這句話的主幹，「上之風」（風吹在草上）是狀語，應當寫成「草，上之風，必偃」，以免理解成「草上的風如何如何」。

另外，注解不確，會導致現代讀者對孔夫子的反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一句是他要搞愚民政策嗎？其實，這裡的「可」不是應當、可以、允許的意思，應解作「能夠」（有能力做）。用英文表示，不是may或者be allowed to，而是can或者be able to。我們的古漢語是一字兼數義，為什麼偏要取歪曲的詞義來厚誣孔子呢？他說的「民」，也未必就排除了統治階級，「民」用來代指一般人。孔子是感嘆讓全體一致地明白仁德非常之難，「不可能」！但能夠推行仁政，使大家遵從，從中受益。

打個比方：推翻滿清帝制時，許多鄉間百姓就為剪辮子而哭得死去活來，要

他們一下子明白民主共和的意義就不可能。再如當今某些農村地區的早婚多生現象，要大家馬上懂得民族素質的大道理就很難，不如制定政策，強化執法，並努力延長義務教育年限，努力使生活方式現代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有推遲婚齡，減少生育數量的趨勢），以「使由之（不知不覺就做到了）」。

另一句：「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彷彿孔子高看統治階層，賤視下層百姓。其實，孔子前一句話講「性相近，習相遠」，每個人都可透過努力學習，以提升自己。他只是用虛擬語氣補充了一句：「大概只有那些先天就超常者或弱智者（現代心理學說，其占人口比例各為千分之三）無法改變吧！」言下之意：你我大家都既非「上智」，又非「下愚」，都是學而知之的「中人」，那我們就都應該「學而時習之」。這哪裡是孔夫子看不起「勞動人民」！

誤讀的危害是使我們遠離了孔子的真精神，使我們喪失了體認孔子的機會。

二

只要我們認認真真讀一讀孔子，心靈必會為之震撼，崇仰之情便油然而生。《論語》中的孔子，樸實無華，冷眼一瞥，也許會覺得沒什麼了不起。這正是我們犯了浮躁病。記得曾讀過漢代一段



「子貢拜師」的寓言性故事。那子貢是才氣很高的人，學問、政務能力都很一流。他的口才在外交上一施展，就使魯、齊、吳、越、晉五國國際關係之格局發生巨變，或存或亡，或強或弱；他的機智在生意上一用，就成了富可敵國、與國君分庭抗禮的「億萬富翁」。所以，拜師第一年，他感到自己比孔子還更勝一籌，第二年還覺得差不多，到第三年才深嘆自己望塵莫及。

這故事的真偽且不論，但在《論語》中也是有所反映的。孔子（仲尼）逝世之後，魯國大夫們在朝中議論說：「子貢賢於仲尼。」子貢聽說之後很感慨。他說：「譬之宮牆，賜（子貢姓端木名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又有一次，魯國大夫叔孫武詆毀孔子。子貢非常氣憤，駁斥道：「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自有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不必深責；荒唐年代「批孔」的荒唐事，更不必說它。即如吾人今日之尊孔，其中卻也隱有許多疑慮，常把孔子當成一件文化古董擺設在那裡，不信這尊偶像在今天的高科技時代還會顯什麼靈。縱然承認《論語》中有不少具有哲理的言論，卻私下以為，不透